

## 大乘稻芊經隨聽疏跋

法成大乘稻芊經隨聽疏一卷，江杜君校集京師圖書館及傳增湘君所藏敦煌石室佛經各殘卷而成。案法成之名不見於支那佛教載記，其譯經始末無可考。敦煌石室寫本大乘四法經論及廣釋開決記有法成癸丑年八月沙州永康寺集畢記，諸星母陀羅尼經有法成甘州修多寺譯題字，瑜伽師地論卷三十九，五十二，有法成弟子智慧山手書大中年月；又法蘭西伯希和君曾見法成著述中自稱大蕃國人(*Journal Asiatique*, Série II, Tome 4, P.143)。據此四事，綜合推計，知其人為吐蕃沙門，生當唐文宗太和之世，譯經於沙州、甘州。其譯著之書，今所知者，中文則有敦煌石室發見之大乘稻芊經隨聽疏、般若波羅蜜多心經、諸星母陀羅尼經、瑜伽論附分門記、薩婆多宗五事論、釋迦如來像法滅盡之記、歎如來無染着功德讚等。藏文則有西藏文正藏中之善惡因果經、義淨譯金光明最勝王經重譯本及關於觀世音菩薩神咒三種(柏林圖書館所藏西藏文正藏目錄第一百二十三頁第五號、第一百二十四頁第一號及第五號)等。(詳見 *Journal Asiatique*, Série II, Tome 4, 史林第八卷第一號、支那學第三卷第五號、伯希和及日本羽田亨石濱純太郎諸君考

證文中。)予又檢閱北京本西藏文續藏滿蒙漢藏四體目錄，見第四十一函契經解中，有經部深微宗旨確釋廣大疏一種，震旦律師溫前个撰，答哩麻悉諦譯。「答哩麻悉諦」之名本自蒙古古文音譯而來，蓋蒙文目錄，此疏譯主之名，依據梵文作 *Dharma-Siddhi*，即藏文 *Chos-grub*，中文「法成」之意譯。「溫前个」者，「圓測」二字之訛譯。是書實玄奘弟子圓測解深密經疏之藏文譯本。西明疏為法相宗寶笈，中文原本今已殘闕，若自藏文譯補，俾千年古籍，復成完書，亦快事也。稻芊經隨聽疏博大而精審，非此土尋常經疏可及。頗疑其別有依據。西藏文續藏第三十三函菩提路燈品有龍樹菩薩聖稻芊經章句，第三十四函隨念三寶義旨中，有龍樹菩薩稻芊經廣大演一百十二品。法成當日為稻芊經作疏，或已見此二書。又第三十七函十地論釋中，有俗麻刺尸刺 (*Kamalacila*) 稻芊喻經廣大疏，其書與隨聽疏第五解釋門釋本文文中所分五門，七門，章句次第，文字詮釋，適相符合。俗麻刺尸刺不知為印度何時人，廣大疏譯為藏文年代亦未能確定。即使後於法成作隨聽疏時，然隨聽疏解釋門釋本文一節，亦必本諸法成以前吐蕃所譯天竺舊注，而與廣大疏同出一源，否則中藏兩疏，不能如是闔合也。予因此並疑今日所見中文經論注疏凡號為法成所撰集者，實皆譯自藏文，但以當時所據原書，今多亡逸，故不易詳究其所從出耳。昔玄奘為西土諸僧譯中文大乘起信論為梵文。道宣記述其事，贊之曰：「法化之緣，東西互舉。」天成公之於吐蕃，亦猶慈恩之於震旦，今天下莫不知有玄奘，法成則名字湮沒者

且千載，迄至今日，鉤索故籍，僅乃得之。同為溝通東西學術，一代文化所託命之人，而其後世聲聞之顯晦，殊異若此，殆有幸有不幸歟！讀法成隨聽疏竟，為考其著述概略，並舉南山律師之語，持較慈恩，以見其不幸焉。

(原載一九二七年九月清華學校研究院國學論叢第壹卷第貳號)